

小鳥裸照周璇瘋了

張或弛

歌壇滄桑之三

王熙春裸照上報

明月歌舞團的演唱，可以謂為歐風東漸的另一面。黎錦暉直接了當的把歐美小型歌舞移植到中國來，很新穎，蠻動人，也頗够吸引力。因此它才能給現代流行歌曲奠立堅實的基礎，使它隨着中國大動亂時期的脈搏而加速其發展。但中國之歌舞却仍然有其主流，推其歷史至少也在兩千年以上。「論語」中有謂「齊人饋女樂」。史記貨殖傳也有「邯鄲女子，彈弦貼躡，游媚富貴，偏諸侯之後宮。漢張禹後堂所蓄，皆妓也，而皆為女樂。」的說法。可見古代之妓和後世之妓性質大不相同。古人所蓄的家妓正是私家擁有的歌舞女郎。所以晉朝的美男子，尚書殷仲文嘗勸晉武帝司馬炎，何不也養些「妓」在宮中作為消遣？司馬炎便曾不解風情的答道：

「吾不解聲。」
那便是表示他不懂得如何欣賞歌舞之娛。古

代妓女必須兼擅歌與舞，而不徒以色相招蜂引蝶。這種風習一直相沿到近代中國，乃至抗戰前後。例如清代北平八大胡同的妓院，就彰明昭著的分為「清吟小班」、「小班」、「茶室」或曰「下處」三種。顧名思義當然是以吹彈歌唱為主。最能保持古風的首推天津的妓女，天津妓女不分等級及其走紅與否？始終恪守古老規矩，是即為每天必須早晚兩次上「落子館」，手扶臺口欄杆側着身子高歌數曲。這個名堂就叫做「扶欄杆」。諸如民國初年天津花魁，其色與藝不作第二人想的筱蘭英姑娘，也都照樣的逐日「扶欄杆」唱兩次而不克例外，筱蘭英後來是以現大洋三萬元的贖身銀，嫁給了清室溥貝子溥倫。倘若仍在

前清，她至少也是一位側福管了。
由於古代妓女和女樂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，連帶引起了所謂「賣口」乎「賣身」歟，夾纏不清，誤會叢生的尷尬問題。談到這裏猛又憶起抗戰之前轟動遐邇的一宗歌女官司，女主角便是首都南京的頭牌紅歌女王熙春。一提起王熙春似乎可以觸動許多中年以上讀者的溫馨回憶。她那嬌小玲瓏的身段，和富於古典美的臉龐，也不知瘋靡了多少當年的顧曲周郎。何況她又多才多藝，能唱能演能拍戲，尚且能够跨出秦淮河畔，夫子廟旁的歌場，邁上舞臺而躍登銀幕，主演過好些部頗能叫座的影片。自明代以後秦淮歌女粉黛綠多如過江之鯽。唯一能粉墨登場，在紅氍毹上一獻身手的彷彿祇有王熙春和曹慧麟。而得天獨厚，居然在凱末拉前也露出一露色相的，則前無古人，後有效尤。「開山祖婆」獨一王熙春而已。所以如稱王熙春為舊派——秦淮歌女的代表性人物，想來應不為過。

王熙春之得能紅極一時，成為「歌」、「劇」——平劇、「影」三棲明星，在她那婀娜多姿，甜臉蛋兒背後，當然會有大大力物撐腰支持。但是她的聲譽鵲起，成了舉國皆知的名豸，憑心而論，實得力於一場「妨礙名譽」的洋場官司。

原來自從王熙春在南京夫子廟唱得紅遍半升天，便有一些閩中豪客，慫恿她到上海去開開碼頭。幾經籌商的結果，乃由若干熱心者抬出了一位大好佬來，此公當年也是翩翩濁世佳公子，姓陳名伯權。他的尊翁便是前安徽、山東省主席，軍事參議院院長，抗戰中期病逝重慶的陳調元。

由於陳大公子陳伯權的推介，王熙春得以拜滬上影業鉅子吳性栽為乾爹。吳性栽爲了使乾女兒在黃浦灘上一砲而紅，一亮相便聲勢顯赫，不同凡響。特地情商有「漢口杜月笙」之稱，在黃浦灘上也有相當勢力的洪門山主楊慶山領港拜客。但是因爲楊慶山眼睛瞎子太高，向不看重上海的十幾家小報。所以王熙春那一次拜客縱然做足排場，面面週到，偏偏就把對於聲色場合交關重要的小報給遺漏了。詎料上海小報界朋友豈是好惹的？不數日，正在王熙春交際應酬，熱鬧風光的興頭上。突有一天，某小報刊出了一幀王熙春峰腰削背，曲線畢露，袒裸裸，一絲不掛的全裸照片。

歌女可否叫出來？

裸照是自頂至踵，一覽無餘的。乍看起來，彷彿王熙春不會有這麼豐滿美妙的好身材。否則的話，她便是中外罕有其儔的天生尤物。舉例以明之，則週身無一處不女性化的瑪麗蓮夢露，固然比不上王熙春的柔媚，而身軀嬌小的王熙春，自也不會有瑪麗蓮夢露般的熱情噴火。因此之故，明眼人一望而知這幀裸照是膺品，頸以上是王熙春的，頸以下係另外一位富人體美的外國舞女

。然而，裸照刊出，由於事屬「創舉」，尤其離奇。登時便騰傳市廛，播及全國，成爲爆炸性的大新聞。人人爭欲購得一紙該報，剪下這幅裸照。

光登王熙春的「裸照」，尤且不以爲足，該報乾脆以剪貼集錦方式，在「王熙春」光溜溜的大腿胯下，「貼上」一幅縮小的百樂門飯店剪影。飯店門前，又有「小鳥」出出入入，而標之以題曰：「剝光的小鳥」。

當年曉得王熙春的人都知道，「小鳥」，正是她的綽號。與此同期，上海小報全體總動員，發動猛烈攻勢，對「小鳥」王熙春譏諷諷刺，無所不至。或發其隱秘，或揭其陰私，看得萬千讀者眼花撩亂，心癢難搔。單單苦了一個方始邁上成功捷徑的王熙春，她一向待人溫柔敦厚，謙恭有禮，沒想到就因爲懵然無知的缺了點禮數，竟然遭如此慘重而受到無情的打擊。在一介喫開口飯的女孩子來說，那等於是死刑的判決。她唯有自歎命苦，掩面痛哭。但是普天下的乾爹誰不疼愛乾女兒？吳性栽獲悉以後，他立刻奮起而爲護花使者，代她聘請律師，以「妨害名譽」的罪名，向戲報、戲世界、羅賓漢等諸小報提出控告。這一告，一口氣就告了十餘家小報之多。而小報方面，自亦不甘示弱。他們採取聯合行動，以資對抗，也聘請六位滬上名律師擔任辯護。消息揚揚沸沸的傳開，直把當年的黃浦灘，鬧得如鼎之沸，大家都準備上法院旁聽，軋這一場鬧猛。

開庭之日，法院的門庭若市，熱鬧得像是

電影院、菜市場，盛況不難想像。那第一庭，王熙春居然親自應訊。她穿黑印度綢旗袍，素抹淡妝，不施脂粉，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，着實引人同情。被告的十餘家小報，則一律由律師代表。當被告的辯護律師，請准堂上，可以跟原告本人，交談數語。當即由一位王姓律師毫無憐香惜玉之情的步步追問：

「妳以前是不是在南京當歌女？」

王熙春啞首深埋，低低的應了一聲：

「是的。」

那位律師分明是個行家，他以單刀直入之勢，猛抽冷子的一問：

「妳們歌女是不是跟上海四馬路會樂里、清和坊一帶，一樣的要出條子？」

這一問着實太唐突冒昧佳人了。然而，王熙春偏還有苦說不出口，因爲她不能抹煞事實，信口否認。於是，她只好兩頰緋紅，盈眶隴淚。僵住了許久許久，咬緊櫻桃小口拒不回答。

她不答，王律師便更咄咄逼人，再越雷池一步，他份外露骨地問道：

「妳們歌女出條子，是否也跟上海妓女一樣，要先領執照，方許公開營業？」

一訟成名天下知

王熙春實在招架不住了，被逼得走頭無路，又牽扯起一肚皮的傷心往事。她無從遏忍，就唯有雙手捂面，放聲大哭。哭，誠然是女性最犀利的武器。王熙春的這一哭，不但使鐵石心腸的王律師爲之軟化，無法繼續到刨根問底，尤且讓高

高上坐，一團正氣的堂上法官，也頓告束手無策，莫可奈何。連那擠滿法庭裏外的旁聽者，全都議論紛紛，為王熙春作不平之鳴。認為對方律師

當場揭王熙春這弱女子的瘡疤，逼得千嬌百媚的一位小姑娘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這是何等的殘忍與毒辣？當法官連敲驚堂木，正式宣告退庭改期更審。由於黃浦灘上一窩風的心理所使然，王熙春先已成爲足資同情的弱女子。第二天，滬上大小各報競以社會版頭條刊載這則萬衆矚目的「小鳥」新聞，幾乎齊一致的對王熙春改取同情憐憫的論調。——當然，這其間也有王熙春の後臺靠山，如吳性栽、陳伯權之流在幕後爲之鼎力斡旋調解。一場「妨害名譽」官司，就此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刊出她裸照的那家小報館，也祇處以二百元的罰鍰，其餘各小報，一概判決不起訴處分。雙方均不上訴，由而終告了結。

可是，就由於這一場官司，却已替王熙春做了千萬金難致的絕佳廣告。從此以後，王熙春的馳名，紅遍黃浦灘，傳至全中國。使她的藝術生命，步上康莊大道，顯現萬丈光芒之外，尙且給她釣到了極理想的一位金龜婿，讓她得到足令同儕艷羨的美滿歸宿。因禍得福，真是她涉訟之日，幾場痛哭當時，所始料不及的呢。

王熙春一「訟」成名天下知，她的素抹淡妝，更形成了一時風尚，爲通商巨埠名媛閨秀所爭相效尤。王熙春的放大照片，擺滿了京滬兩地照相館的玻璃櫥窗。她本來就會唱京戲，扮相美，風度雅，再惡性補習一下做工與身段，竟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掛起了二牌，跟海派平劇開山祖師

麒麟童合作演出。她幫麒麟童唱紅了一齣連臺好戲「文素臣」。

就在王熙春成了新聞人物，紅得發紫的那一段時期，有一位走馬章臺，浪迹平康，幾將花光了萬貫家財的吳公子，對王熙春情有獨鍾，甘拜在石榴裙下。他加之於王熙春的感情豈祇入迷，簡直到了夢寐難忘的白熱程度。王熙春在卡爾登登臺獻藝，他每天邀集親朋好友到場捧場不算，還特犒重金，禮聘王熙春到他家去唱堂會戲。在劇中又親飾王三公子高踞上座飽餐秀色。時至民國三十年底，日軍在珍珠港役後入侵租界。自此開始了宵禁或盤查行人，租界裏各戲院的上演時間，被迫自下午四至八時。上海人「打棚」，諺之爲「陰陽場」。常年住在日人統治之下的租界裏安全毫無保障，氣壓原就偏低，大有陰陽怪氣之概。尤其日寇羅掘俱空，厲行限制物資，連開門七件事都大成問題，又怎會有人提得起興緻來

徵逐聲色之悞？以空前未有之興隆繁盛氣象傲視全國的上海娛樂事業，於焉走上了下坡路，一蹶不振，慘淡景象不知伊於胡底。卡爾登門可羅雀，等於拉上了鐵門。「小鳥」王熙春心知紅氍毹生涯短期之內難望改觀，她算是够聰明的，因爲她及時改行，由舞臺躍上了銀幕。

王熙春的躍登銀幕，真正是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者俱備，無一或缺。她乾爹原是影業大亨，要捧紅自己的乾女兒那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在上海出足鋒頭加以曾經獻藝多年，王熙春有的是基本觀眾。此外她自己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條件都够。一試鏡頭，凱末拉斐司 (Camera Face) 居然

比本人還更添幾分嬌美，所以這碗影戲飯她又是喫定了的。王熙春一拍戲便是熠熠紅星，寶座頗佳。照道理說她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影壇，理該還有更好的成績和更多的收穫。然而王熙春却急流勇退，她深願陪伴她的知心人由絢爛歸於平淡。這在曾經出身歡場的女孩子來說確屬不易，但她畢竟毅然決然的做到了。脫卸歌衫，她回到了廚房。

她所下嫁的那位知心人是誰呢？居然還是那位一味癡戀不已的吳家公子。當新婚前夕，王熙春的親友一概表示堅決反對，因爲吳家公子的家境正在日趨式微，淪落到能否養活妻子都成問題。但是王熙春却由於感激他的萬丈柔情，終於委身以事。往後的事實證明，當年力排重議的王熙春，和預作警告的親友全都是對的。吳公子後來果因戰事影響，坐喫山空，小兩口的美滿家庭獨缺維他命M，而唯有相對強顏歡笑。然而王熙春却能在危急關頭又度拍片從影，賺到了錢再跟她的黑漆板凳開起大門來歡歡喜喜的渡日。夫子廟歌女王熙春能有如此幸福的婚姻生活，她也够得上是一朵歌壇奇葩，足以羨煞許多結局不佳的姐妹淘了。

周璇不可語人事

被譽爲「金嗓子」，盛名迄今不減的周璇。她所演唱的流行歌曲，跟王熙春之輩的新舊參半可謂另有一功，她走的是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團所開闢的新路。周璇是蘇州姑娘，但却能說一口流利的京片子。出道當年，她的過人穎慧和得天

獨厚為其同時代歌星所不及。堪以令人扼腕太息的是，此豈以她瘋狂熱戀時期的一曲「瘋狂世界」而成名，終亦在中共的瘋狂世界中，果然也在瘋狂狀態之下盛年慘死。

妙的是「金嗓子」周璇根本就沒嗓子；而這位在中國歌壇成就相當之大的歌星原先並不善於歌，外加上我們在銀幕上所見到的她風華絕代，相視媚行——筆者却曾在赴上海西馬路（後改祁門路）小菜場的路上，經常和她劈面相逢。有一次內子輕輕碰擊一下我的右肘，然後極神秘的悄聲告我：

「喏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璇。」
當我看清楚劈面來人竟是一位手挽小菜籃，一身綢緞褲，鼻架並不太流行的金絲邊框太陽墨鏡。額頭扁而潤，下額尖且削，除了一頭如雲秀髮了無足觀的小婦人時，我不禁啞了內子一聲：「瞎話！」

但她確是在收音機中響遏行雲，嗓音甜美。在電影銀幕上顧盼生姿，明眉皓齒的影歌雙棲巨星周璇。往後還有幾次我特地「客串」跟蹤，聽她在跟賣菜的討價還價，又和賣肉的計較斤兩。她所給予我的印象，完全是一副「亭子間嫂嫂」的派頭，祇不過，她說的是一口吳儂軟語。

論周璇的學歷，初中尚未畢業而已。至於她的崛起歌壇，諸子百家之說中，當以陳定山先生的說法最足採信。陳先生說民國二十三年間，他以李瑞九所主持的樹德堂廣播公司，作他府上無敵牌牙粉、牙刷、牙膏的專用宣傳電臺。頭一天推出的節目是平劇「四郎探母」，由梅蘭芳唱公主，陳先生客串楊宗保。此外還有十雲夫人的四郎、九雲的六郎和七雲的蕭太后。次為蘇少即長期講授譚派老戲，請孫老元（佐臣）操琴。再次為在當時歌壇有「四大天王」之稱的王人美、白

虹、胡茄、張靜合唱。又次係詹大悲的「觀音戲」，——因為在無線電裏看不到映像，只「觀」得到聲「音」，所以稱之為「觀音戲」，實即今日廣播劇的濫觴。

詹大悲的第一齣「觀音戲」，係自詹氏所撰小說「紅花瓶」所改編。內容係描寫南京女學生的風氣。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女主角，畫師丁悚乃以周璇薦。陳先生也說周璇嬌小而貌不甚美。可是她吐音清脆，最適宜在電臺廣播，由而在獲選為女主角之外，又復應邀兼任「報告」——亦即今之電臺播音員。

周璇對於唱歌，本來是個外行。但她由於在樹德堂廣播公司工作，耳濡目染，兼以天生穎悟，一學便能琅琅上口。她起先跟白虹、王人美學那麼幾支歌，每逢電臺「冷場」，——節目演出人尚未抵步。她便自告奮勇獻唱一曲，却經常不報唱者為誰？聽眾好奇，少不得要寫信或打電話來問：某月某日某時某分，唱某支歌的那位小姐究竟是那一位？久而久之，周璇的芳名也就不脛而走。她便正式成為樹德堂廣告公司的臺柱歌星了。由此可見，周璇踏上她藝術生命——悲慘結局的第一步，半由機緣巧合，半由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。

周璇有兩大秘密，其一是她嗓門低且窄，倘若沒有麥克風，幾乎她就沒法唱得出來。即令唱出了口，站在臺上，祇怕也唯有前三排的觀眾，可以聽得見。其二是她的臉蛋兒太小，輕巧不盈一握，假使不通過凱末拉，她臉上的表情多半要用望遠鏡來細辨。因此之故，如欲稱周璇的聲與色，是科學與自然的綜合產品，似乎也並不為過。沒有麥克風和凱末拉的話，她什麼玩藝都無法露。所以她的被稱為「金嗓子」的美名，純粹基

於她演唱時不怕觀眾、聽眾叫盜可 Encores 而得來。當然囉，像那種嘴唇對準了麥克風，「一隻蚊子噤噤，兩隻蚊子嗡嗡」式的唱法，便就來個十遍二十遍「盜可」也當伊嚙介事，唱得來毫不喫力。周璇對近代中國歌壇影響之大，無非大在「唱來不吃力」的做做者越來越多而已。

大力士開小公司

但是無法否認，周璇的音色很美，既清脆而又挺甜，吐字清楚，頗有珠圓玉潤之致。也正由於這一點，何況麥克風傳聲，已在中外各國所流行。所以近代流行歌曲的開山祖師黎明暉，曾經有意使這位異軍突起，天賦奇佳的小姑娘列入門牆，作為他東山再起，重組明月歌舞團的臺柱。然而周璇却一顆芳心別有所寄，她和黎明暉的得意門生嚴華雙雙墜入情網。周璇驟享盛名，在歌壇上冠絕一時。然而她還是個家庭觀念勝於事業的女孩子，她婉拒了開山祖師的盛意。

除了和嚴華締結美滿姻緣之外，伶俐黠慧的周璇，當然也有她自家的盤算。登臺亮相載歌載舞，在麥克風還沒有進步到掛在櫻桃小口旁邊的時候，她委實沒有這麼大的把握。重頭起來，再習聲樂，又怕遷延日久，時不我予。更何況，嚴華原是黎明暉絳帳之下數一數二的高足，老師的能耐，徒弟都學得差不多了。跟老師學唱，和跟床頭人相互切磋，其間的情與趣，相去何止道里計？黎明暉對嚴華是素來最所鍾愛的，他曾為他的衣鉢傳人添光采，特地替嚴華編了一齣「桃花太子」歌舞劇，使嚴華由而贏得了「桃花太子」的雅號。嚴華擅長作曲，也能引吭高歌，尚且可以以上銀幕擔任小生角色。他起先是明月歌舞團的作曲者、男團員，人長得很漂亮，又好打扮，重修飾，衣袋中經常備有一柄象牙梳。暇時拿出來

梳梳弄弄，臨鏡顧盼，沾沾自喜，因此而被人譏為「女性美」，其實在今日社會看來，已是毫不足奇的了。周璇在樹德堂廣播公司沒就多久，這位十七歲便開始出名、發迹的小姑娘，和時今流行歌曲的歌星一樣，走上了歌而優則影的坦蕩大道。不過周璇所參加的第一片電影公司是「藝華」，而非陳定山先生所指的「柳中浩國泰影片公司」。「藝華」的老板先則為兩位銀幕上的大力士，查瑞龍和彭飛。查瑞龍自幼愛好健身運動，練得來身胚結棍，力大無窮。他暇時幫他父親的忙，做做晒圖工作。和另一位時任上海沈家灣消防救火隊隊員的彭飛相結識，從而成為好友。彭飛有個兼差，他利用當班之暇，上法租界大馬路「大順公」煙土行，充任老板嚴春堂的保鏢。因此他跟日進斗金，性情豪邁的嚴春堂，關係搞得很好。而在嚴春堂背後強有力的支持者，則為滬上三大亨：黃金榮、杜月笙和張嘯林。

查瑞龍祖上遺有一筆地皮，座落在上海市間北區。民國二十二年的時候，上海的電影事業正欣欣向榮，扶搖直上。查、彭兩位大力士因為偶或在武俠片中客串過，窺知一點拍電影的門徑，而又認為電影有利可圖。乃由彭飛出面，向土行老板嚴春堂情商，以查瑞龍的祖產為抵押，借到了三萬塊錢，成立「藝華影片公司」。同時並推請嚴春堂為總經理，再以彭飛任經理，查瑞龍當協理，兩人共同負起實際責任。他們先在大沽路設立辦事處，繼而又在康腦脫路金司徒廟設廠。

馬路天使一泡紅

當年拍一部A級片，成本最高不過一萬多。再以一萬餘元設廠買器材，照說資金應該足夠，但是彭飛和查瑞龍「看人挑擔不吃力」，一旦臨到自己當老板，首先就深感事情並不是所想的那

麼簡單。頭一部由陳瑜編導，舒綉文、彭飛、查瑞龍主演的「肉」片拍下來，三萬元的資金就光了。兩位大力士迫不得已，只好去請嚴春堂再度幫忙，聲明兩位大力士自動退出，希望嚴春堂加以接管。

嚴春堂有的是鈔票，他倒也很落門落檻。他以杜月笙「言話一句」的作風，乾脆，把查瑞龍抵押的地契，尋了出來無息退還。三萬塊現大洋不要了之外，「藝華」由他親自接管，兩位大力士所虧蝕的錢，一概都攬在他的肩膀上。嚴春堂是精明能幹的生意人，在當年的黃浦灘，既有錢，又有勢，還能拿得出頭頭是道的辦法來。他再撥出大筆的資金，不惜重金禮聘，到處挖角。他從龍馬公司挖來了岳楓當導演，自暨南公司聘到了王春元、袁美雲為男女主角，迅即開拍「聯華」第二部影片「中國的怒吼」。果然聲勢丕振，起死回生，票房價值和各界評論，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，使聯華基礎奠立，然後繼續發展，終使聯華成為我國抗戰以前的五大影片公司之一。嚴春堂也由著名的「土」商，一變而為魄力雄渾，手腕玲瓏的電影製片人了。然而，嚴春堂的最大成就，還是在於他使一位名導演——「岳老爺」岳楓，好幾位大明星，例如刻在臺灣，如常青樹般長遠屹立的「銀壇硬漢」王引（即王春元，他是在「女人」一片中方始改名王引的），以及王引夫人袁美雲，還有由電臺轉入影壇的周璇。「周璇是在民國二十四年，在許幸之導演的「風雲兒女」一片中露過一面，旋即被嚴春堂「慧眼識巨星」，以優厚條件羅致她進入「藝華」，正式加盟，成為電影從業員的。不過，她加入「藝華」之初，恰值袁美雲以「逃亡」巨片一窺而紅，再加上「化身姑娘」的轟動全國；盛況歷久不衰。「藝華」乃至整個影壇，都是袁美雲的天

下。縱使凱末拉再幫周璇的忙，她也沒法衝得過袁美雲這一關而獨挑大樑。此所以周璇只在藝華的「化身姑娘」、「百寶圖」、「喜臨門」諸片中，擔任擔任掛名的腳色。待遇雖好，發展很少，就在她感到徬徨苦悶的時候，幸運之神又一度的降臨到她的身上。

規模宏大，歷史悠久的明星影業公司，着手拍攝一部社會寫實影片「馬路天使」，由袁牧之負責編導。片中的女主角，是一個足以令人一洒同情熱淚的歌女。袁牧之堅信「聯華」的周璇是飾演這個歌女的適當腳色。他排除萬難，透過公私關係，和聯華公司老板嚴春堂情商，想要暫時借用一下周璇。

頭頂心映濃蔭綠

但是如所週知，嚴老板一向挖人家的好角，他是大捆鈔票所甩不倒的。雙方祇好商定，由嚴老板出借周璇給明星拍攝「馬路天使」，明星則以白楊借給「藝華」拍攝「神秘之花」。明星援明星，以此作為交換條件。嚴春堂的慷慨相讓，其結果是使得周璇由配角而女主角。從此以後，她在影壇的地位就有如青雲之直上。「明星」以趙丹為男主角，和周璇配戲。尤其延攬話劇名演員魏鶴齡、趙慧琴客串演出。再以硬裏子搭配謝添、王吉亭、袁元元、柳金玉，還有童星沈駿助陣。片片綠葉襯托出嬌艷欲滴的紅牡丹，——周璇終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蔚然影壇巨星了。

她和愛侶嚴華結了婚，鸚鵡媒，如魚得水，雙方的事業都有長足的進展。嚴華嘔心瀝血，專心一志，為他的夫人譜曲。夫撰婦唱，但凡周璇成名以後所唱的流行歌，作曲者十中有九是嚴華。嚴華的磐磐才具，藉由床頭人的引吭高歌，益發為世人所激賞。在當年，無人敢於否認，他

們是一對最理想、最美滿的人間佳侶。嚴華與周璇，一般兒的是福慧雙修。

然而不幸的是，天妒紅顏，巨大的濃綠蔭影，開始籠罩在這一對愛侶夫妻的頭頂。將周璇的紅映成了紫，又將嚴華的黑映成了綠。當周璇和嚴華同住在西摩路舍下附近一條街堂裏的時候，

左隣右舍便開始口耳相傳一些風風雨雨。起因是嚴華的一位好朋友足球健將徐惠明，跟嚴華夫婦同住一條街堂，閑來無事，兩家走動很勤。周璇常到徐家去搓小麻將，由於徐惠明和嚴華是要好朋友，當然彼此無須客套，不拘形迹。殊不料偏有閑言閑語輾轉傳到嚴華的耳朵裏，他始之以疑，繼之以氣。終而竟至性情大變，脾氣暴躁，動不動就砸枱拍桌，亂砸東西。周璇也不知道是驚是懼是怒是怕，抑或是居心重振闔威，企圖加以嚇阻。她乾脆輒常外宿不歸。偶或驚鴻一瞥的回家打個轉，也無非爲了取些衣物而已。嚴華實在熬不住，改頭相向拉她一把。周璇却又似怒目相加般的拂袖而去。嬌妻走後嚴華難免又是快快悵悵。就在這一段時期，他譜成了他的精心傑構——「瘋狂世界」，而被金嗓子周璇唱得山應谷鳴，震天價響。

由於周璇和嚴華分袂不久後，便參加了柳中浩所主持的國泰影片公司。抗戰勝利前夕，滬上人士盛傳周璇將爲柳家少爺重珠聘去，可是事實不然。勝利後，周璇念在

故劍情深。當她聽說昔日頻頻攬鏡自照的嚴華，如今却已滿頭亂髮，也拎個菜籃子到西摩路小菜場去買菜。她也曾想去望望簡郎，可是一宗美事終因好管閑事的親友所厄。——他們說，當年的分手其過在嚴華而不在妳，應該讓嚴華到妳面前屈膝下跪，泣請恕罪。就由於兩者之間始終負氣

，破鏡終不得圓。大陸淪陷之前，周璇都已經逃到了香港，但她仍然爲了期望嚴華向她屈一屈膝，認一聲錯，連接幾次又赴上海。結果是嚴華固不知飄零何方，她自己也被中共所給，連人帶財，席捲所有，終至把她逼瘋逼死而爲止。可憐那金嗓子周璇，死時才不過三十五六歲。



中國第二代歌星的佼佼者金嗓子周璇，自十七歲起即已名噪一時，轟動京滬。